

《人民文学》杂志社编

《人民文学》创刊35周年
短篇小说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学》创刊35周年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杂志社编

责任编辑：曾果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42,000 印张，21.5 印数，1——36,400

统一书号，10109·1792 定价，(平装)2.05元 (精装)2.89元

编 选 说 明

《人民文学》，作为全国性文学创作月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十五天——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开始问世。它与共和国同龄，到今年十月，创刊三十五周年了。三十五年来，它在广泛团结作家、扶持文学新人、展现文学创作新成果等等方面，都曾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它所发表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有不少篇章都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或被编入各种选集，或被译成外文流传海外，或在各种评选中获奖，赢得了国内外文坛的关注与重视。

这本《短篇小说选》，是从《人民文学》创刊以来近三百期刊物中选出作品，按发表时间的先后编纂成集的，也是对它创刊三十五周年的小小的纪念。

考虑到前此已有多种选本问世，我们不愿多有重复，而希望这本选集另有特色。这特色便是：“精短荟萃”。

短篇小说颇有愈来愈长的趋势。不少读者、作家、评论

家也都不断呼吁：“短篇小说应该更短些！”我们也想以此再次表明对短小精粹的短篇特别加意的提倡。“短篇小说是一种最精炼的艺术形式，需要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需要一种特殊的敏感，一种诗的凝炼和隽永，一种机智巧妙的撷取生活和表述生活的方式。正是由于它篇幅有限，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做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一当十，在创作上多下一番功夫。”（《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九月号《编者的话》）

检视《人民文学》历年所发小说，短小精粹之作，实亦不时有所刊载，惜未蔚然成风。现在我们选取其中八十七位作者的九十一篇作品，汇集成册，读者也许能从中更好地领略到短篇之为短篇的那种精微与隽永。特别是广大文学青年，也许能从这众多而各不一样的精短小说的阅读中，对短篇创作的剪裁、结构艺术，有得于心。总起来看，有的读者也许还能从一个特定的小侧面，约略窥见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轨迹。每篇作品所提供的，或是一个“镜头”，一个“场景”，一幅“画面”，一幅“剪影”；或是一种诗情，一种感觉，一种憧憬，一点生活的哲理，一点猛被触动的深省，一种娓娓而来的沉思，……连缀起来，也许还能看到一幅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以短小言，所选作品，篇幅大抵都在三、五千字，最长的也只在六千字左右。这里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六千字以内”便是对“短小”的合乎科学的规定。——“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数数相连，“长”、“短”怎“定”？但我们既是选取精“短”作品，却又必须“定”出“短”的标准。在编选出版这本书时，我们“定”的“六千字以内”实属模糊感觉，

姑妄为之，尚希广大读者、作者慧心谅解。

谨以此书献给一切关心、支持、热爱《人民文学》的读者及对精短小说尤有志趣的文学爱好者；献给一切关心、支持、热爱《人民文学》的作家、评论家；献给历届《人民文学》编委和曾在《人民文学》工作过的同志。

承蒙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予以热情支持，同心协力，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谨此并致衷心的感谢。

《人民文学》杂志社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录

他们和我们.....	张天翼(1)
大青骡子.....	刘绍棠(8)
晌午.....	秦兆阳(17)
求雨.....	赵树理(24)
青春的召唤.....	雷加(30)
明镜台.....	耿龙祥(36)
冬雨.....	王蒙(41)
同志.....	余以平(45)
沉默.....	秦兆阳(54)
灰色的帆篷.....	李准(60)
过生日.....	康濯(69)
雨.....	艾芜(79)
女婿.....	李纳(88)
最后的杂志.....	张弦(98)
核桃的秘密.....	刘真(106)
七根火柴.....	王愿坚(114)

怀 念	青 林 (119)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 (127)
一盏抗旱灯下	申跃中 (136)
两个小青年	魏金枝 (142)
停止办公	马 烽 (148)
为了新春	[蒙古族] 敖德斯尔 (156)
求 婚	[白族] 杨 苏 (162)
肉都帕衣	[维吾尔族] 祖农·哈迪尔 (167)
我们排长	峭 石 (173)
姑娘的心事	草 明 (182)
达瓦品错	[满族] 寒 风 (191)
前 方	菡 子 (197)
两个第一	马识途 (205)
五月之夜	谢 璞 (211)
二遇周泰	陆文夫 (219)
足 迹	王愿坚 (229)
冰 灯	茹志鹃 (235)
理发师的手艺	赵 践 (244)
奇异的命令	陈敏凡 (251)
快乐菩萨	古 华 (258)
小 果	贾大山 (265)
车到分水岭	李国文 (273)
摘葡萄的小伙子	杨东明 (279)
中 午	李佩芝 (285)
福大接亲	杨振文 (292)

闻 台	管 桦(302)
傻二舅	苏叔阳(309)
老夫老妻	冯骥才(318)
阿 姨	张天民(327)
混 沌	尹俊卿(333)
朋 友	王安忆(342)
落榜之后	赵 熙(353)
风呵, 带去一支歌	匡文立(363)
赴 宴	宇 心(372)
星光下	孙 颢(382)
乡 恋	〔满族〕王家男(393)
一匹马	孟伟哉(403)
两只蟋蟀	李心田(410)
亡人逸事	孙 犁(421)
“独自怎生得黑”	谌 容(426)
三网就捞小尾巴鱼	朱丽瑛(435)
新上任的考勤员	丰 光(442)
积 土	曹冠龙(447)
小城街口的小店	贾平凹(458)
爱的渴望	〔景颇族〕岳 丁(465)
无标题对话	〔回族〕沙叶新(470)
他们是瞎子	陈建功(480)
好 事	马识途(486)
油菜花又开了	黄河清(494)
回门饭	邹纯粹(501)

脸皮招领启事	吴若增	(505)
掏井	张石山	(510)
孩子的眼泪	张斌	(517)
送你一束玫瑰花	张林	(521)
午餐	李功达	(529)
夜深沉	李廷华	(534)
头上是一片明净的蓝天	聂鑫森	(544)
火墙	吴可雨	(549)
小数点前后	李虹	(558)
陈小手	汪曾祺	(566)
朝天椒	林斤澜	(569)
灰鸽	王蒙	(579)
轨道	[蒙古族]玛拉沁夫	(586)
小城无故事	何立伟	(595)
在那个夏天	石涛	(602)
柳新秀	韩映山	(612)
男子汉的宣言	张洁	(619)
中秋月	[蒙古族]佳峻	(630)
填表	方朝晖	(639)
库库诺尔	许辉	(647)
血布	庄启东	(653)
鱼咬花	廖西岚	(660)
构思	铁凝	(667)
暮雪	韩少华	(672)
小夜曲	王小平	(676)

他们和我们

张天翼

一中队到师范部参加表演去了，那里有一个慰劳荣军和烈属军属的晚会。

我们二中队可另外有任务：要出版一份特大号的墙报。

墙报主编是杨行敏。杨行敏打算着，怎样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墙报组当然很棒：要编得怎样出色就怎样出色。那可说的是平日。今天晚上——好象就不那么十分保险似的。说不定有人要叽里咕噜：

“嗯，让一中队去和叔叔姑姑们会面，去表演，让大家给他们一中队鼓掌。我们可就得闷声闷气在这里编墙报！难道我们不会表演么？我们墙报组里就有李小琴——唱歌分明是全校第一。……”

于是杨行敏跟大家谈了一阵。结果很好。杨行敏总括了大家的意思，提出了一个口号：

“又要编得好，又要编得快，又要注意保密。”

就在今天晚上——一定要一声不响地把墙报编好，一声

不响地把墙报贴出去。明早好叫大家吃一惊：哈咦，哪里忽然一下子冒出一张墙报来了！这么大，这么好！谁编的呀？

那么，就可以毫不稀罕的样子回答：

“还有谁？——二中队。”

就这样。一吃了晚饭，杨行敏这一组人就一个个溜进了学校，到队部办公室里专心一致地着手工作了。

全校都静悄悄的。没有谁来打搅。将近八点钟，墙报快要编好了——李小琴已经把版式画好，稿子也都由杨行敏最后校对过，只要照着计划贴上去就行——忽然电话铃响了起来。

杨行敏刚站起身，赵家林就三步两脚抢了出去，接上了电话：

“喂，喂！”

电话里有好几个孩子在哇啦哇啦。原来是一中队的几个队员——从师范部打来的。

“请您找周老师接电话……”

“周老师开会还没回来，”赵家林拼命地嚷，生怕对方听不见。“喂！还，没，回，来！懂么？……什么？听不明白！……别几个人一块儿说话！你们选出一个代表来说话！”

“唷，还要我们选出个代表来跟他说话哩！……谁呀，你是？”

“你管我是谁呢！……什么？什么？说大声点！”

“这是个什么人？”那边发生了疑问。“是个聋子？”

赵家林火了：

“你们才是聋子哩！”

“哦，赵家林！是赵家林！”

赵家林连耳根子都发了红。正不知要怎样才好——

“我来，我来，”杨行敏跑来接过了听筒。“喂！……什么？我不是赵家林。……不是就完了。啥，不是！……什么？找赵家林？”杨行敏踌躇了一下。“嗯，他在倒是在这里。”

赵家林伸出那只沾得黑一块红一块的右手来，紧紧捂住了传话器：

“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么？”

“顾不得这些小问题了，”杨行敏斜靠在桌上，耳朵贴近了赵家林手里的听筒。“他们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事。你好好跟他们说话吧，别闹得不团结。”

那边大概是换了一个人说话。这回受话器里叫得很清楚，连杨行敏在旁边都听出来了。他张大了眼睛看着赵家林：“什么？他们要一条裙子？”

可是赵家林没工夫回答，因为那边不断地在那里说话：

“喂，赵家林！喂，劳驾，千万别忘了：周老师要是回来了，请她想法去借一条长裙子。……喂，一定要！”

“朝鲜裙子么？”——杨行敏立刻想到了这个，就忍不住凑近传话器去插了一句嘴。

他姐姐正有那么一条裙子。长长的，淡绿色的。这是朝鲜一位女同志送给姐姐的纪念品。

“不错！对！对！”那边又七嘴八舌的了。“越快越好。……喂，请你告诉周老师：九点钟就要用。”

赵家林是个办事仔细的人。他生怕那边把电话挂上，就提高了嗓子使劲大叫：“那——那——喂喂喂！周老师什么时

候回来，那可说不定呀。……可不是，没有把握！”

杨行敏想了一想，小声说：

“问问他们看，干什么用。”

这时候受话器里很嘈杂，显然是他们在那里商量什么。隐隐的还夹着鼓掌的声音，一阵又一阵。好热烈的晚会！

这边两个队员互相看看。聚精会神地等着。

“喂，赵家林！就告诉你吧：我们要表演一个精彩节目——临时加上去的。——没有裙子可不行。怎么办呢？……对，对，非常重要的节目。……”

“吓唷，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哩！”杨行敏把脸掉了开去。“不过是要表演！”

赵家林还一个劲儿问“什么节目？”“谁表演？”——那边可就再也不肯泄露秘密了。

“准是许华表演。你瞧着吧！”杨行敏猜。

要一条朝鲜裙子？有的是！假如是我们二中队要表演，假如是我们李小琴要上台，那——保你不成问题！可是许华……

许华算是他们一中队里的“艺术家”。一中队有些队员竟拿她来骄傲，说什么“许华比李小琴唱得好！”就那么瞎吹一气！

今晚可不知道他们参加了一些什么节目。也不知道现在临时要加演的重要节目又是怎样的。晚会有那么多叔叔，有那么多姑姑——那不消说，不论你表演什么，不论你是不是唱得最好，大家都也会热烈地鼓掌，称赞，叫“再来一个！”也许还有人会这么想：“一中队演得多好！到底强些。”

我们二中队呢？——谁也不知道二中队有什么本领。
除非把墙报抬上街去游行，一直抬到晚会会场里……

一想到这里，杨行敏就咬起嘴唇来。

可是现在——好哇，看他们一中队拿什么去表演那个“精彩节目”吧！他们缺少了服装，噫！

“关灯罢！”赵家林说了一声，转身就跑。

原来电话不知什么时候给挂上了。

等杨行敏回到队部办公室，大家已经把赵家林围在中间，
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开了。

忽然听见李小琴叫：

“我有办法！”

杨行敏吃了一惊。

“什么！”

屋子里一下子很静。

“我可以去找一条裙子！”李小琴眼睛里发亮。“我现在请假一小时，我就去！”

杨行敏跳了起来，一把拉住了她：

“上哪儿找呀，你？他们并不是要普通裙子，是要……”

“我知道，我知道！当然是朝鲜裙子！”

“谁还有朝鲜裙子？”杨行敏睁大了眼睛。

李小琴很快地说：

“我上我姑妈那里去找……嗯，不是！我是说姑妈的机关里……”

她越是着急，越是一时讲不清楚。

其实事情很简单。姑妈的机关里有一位保健员，就是郑

姐姐。郑姐姐有一个很要好的老同学，就是刘姐姐。正就是刘姐姐的妹妹——也就是小刘姐姐，是学舞蹈的。小刘姐姐就有这么一条裙子，李小琴看见过。

“还不明白么？”

“你姑妈那里可远哩，”有谁提了一句。

不错。要坐十五分钟公共汽车，下了车还得走两里路。

“可是那里到师范部就不远了，”李小琴连忙说明。“我一借到了就往那里送。我走得快，误不了。”

“晚上你一个人走……”

“我陪她去！”赵家林赶紧从字纸篓里掏出一团废纸来，使劲擦着手上的脏。“我也请一个钟头假！”

杨行敏可把李小琴拦住了：

“白跑！你有把握么，这么转弯抹角地去找？”

“可怎么办呢，马上就要表演……”

“吓唷，你这么操心！究竟是谁表演呀？——他们还是我们？”

“什么他们我们的！”李小琴惊异起来。“不都演给叔叔姑姑们看的么？表演好了——不都是我们队的的光荣么？赵家林，我们走！”

同学们嚷：

“对呀，对呀，快去吧！……你们可有车费没有？”

“有！”——他俩一冲就跑出去了。

杨行敏愣了一愣，好象一下子惊醒了似的：

“啊呀，差点儿没做错事！”

他一蹦出房门，也就往外面飞奔。在校门口追上了，他

就一把抓住了他俩的胳膊：

“得了，你们不用去了！我去！”

“你去？你又不认识！”

“是不是！”杨行敏激动得几乎哭出来。“用不着你跑那么远。……我家里就有。……我本来——本来不想替他们解决……是我不对……”

听杨行敏结里结巴说了一会，李小琴和赵家林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杨姐姐就有一条真正的朝鲜裙子。

他们立刻就决定了这么办。杨行敏由赵家林伴着，到家里取了那条裙子，让赵家林一个人送到师范部的晚会会场里去。这一点是赵家林提出来的：

“我一个人送去就行了。一下了电车就是师范部门口。不要紧。你快回去工作。”

杨行敏把赵家林送上了电车，才走回学校里去。二十分钟之后，赵家林打电话来了。

“喂，杨行敏么？……喂，裙子送到了。二中队的同志们都高兴得跳起来。大家都感谢你，还建议要表扬你哩。”

“什么！”杨行敏脸上忽然发了热。“喂，你没告诉他们么？你没说那个那个——那件事么？”

“哪件事呀？”

“就是那个——那个详细情形——怎么回事——说了没有？”

“我还没仔细说哩，我来不及……”

“嗨，你这个人！”杨行敏着急起来。“喂，你快把实在情形跟他们说一说呀；该表扬的是李小琴。别搞错了！”

大青骡子

刘绍棠

一

一群家雀，躲在院墙外榆树上的窝里，亮晶晶的圆眼睛，滴溜溜地望着天空，天空象一张绷得紧紧的黑帐棚，有几点雨花飘落着。

从天边的黑云层里，钻出一只山喜鹊，象夜晚的一道流星，斜投在这棵老榆树上，吓得麻雀“叽叽喳喳”一阵乱噪噪。

桑老奶奶站在榆树下，“咕！咕！”地叫鸡，十几只鸡在场里找烂高粱粒吃，桑老奶奶叫干嗓子，照旧不挪动。她生气了，捡起一根榆树枝子，便追赶起来，鸡子在秋天吃得肥囊囊的，摇摇摆摆跑得不俐落，秋雨声在背后响起来。

秋雨下起来了。桑老奶奶把鸡赶进棚子，回到北屋盘腿坐在炕上，张着嘴喘气。

房檐“稀里哗啦”地流着水，在影壁旁边拧个漩子，潺